



沙发来著

跃迁的花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写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约的小说。书中包括“跃进有浪花”、“赶上去”、“接班人”、“加速”、“一跃再跃”五篇作品。作者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描写了郑州国棉三厂职工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公报的鼓舞下，学先进，赶先进，开展红旗竞赛，技术革新，以实干、苦干、巧干的精神战胜困难，掀起高速度的生产热潮，为提前完成生产计划，胜利地跨进一九六〇年。

跃 进 的 浪 花

沙 发 来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经二路五号）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豫总书号：2422

787×1092 1/32·1 $\frac{11}{16}$ 印张·37,000字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95册

统一书号：10105·511

定价：(6) 0.16元

目 录

跃进的浪花·····	(1)
赶上去·····	(11)
接班人·····	(25)
加速·····	(37)
一跃再跃·····	(43)

跃进的浪花

一 員“閹將”

“閹將”是油漆工謝保国的的外号。人們所以要給他起这个外号，是因为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油漆工在机動車間來說，要算是个比較笨重的下力活，但他自从到油漆組那天起，干劲可真大，哪怕几天几夜不睡覺，也不會說一个“累”字。正是这样，他每月的生产計劃总是要提前几天完成；另一种就是他有一股猛钻勁，只要自己想干什么，誰也阻擋不住，例如他进車間才五、六天，一看師傅們整天拿着一个小刀刮机器，一天到晚累得滿头大汗，还刮不出多少台，自己就想改进一种东西来代替。虽然这只是个念头，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着头皮給老师傅談了出来，当时有些人說他是一窍不通“盲閹”、“瞎搞”……可他却一点也不服气，在師傅們的帮助下，第三天就真的試驗成功了新式的“刮刀”，提高工作效率十几倍。党总支張書記在一次大会上說：“謝保国不但是我們車間的英雄，也是咱国棉三厂的一員‘閹將’，大家要向他学习。”“閹將”的外号，也就从此在工人中間开始傳开了。

要說謝保国的脾气，可真有点古怪，報紙上一登出他的名字，他就气呼呼地拿着報紙找到老师傅紅着臉說：“这是

怎么搞的？竟这样……”

“你这傻小子，把你的事迹登出来是你的光荣，也是让大家来学习一下。”他的师傅马维松，还以为徒弟是不高兴呢！就埋怨地说：“你怎么这样傻！”

“我也知道光荣！”谢保国最后带着祈求的样子说，“马师傅，你说今后我该怎么干才行？”

“哈哈……那就争取更大的成绩呗！”马师傅高兴地说。

谢保国听了老师傅的话，象打足气的皮球一样，工作起来劲头更大，每天上班晚下班。刮刀制出后，工作速度很快的增加了，但下一工序的擦机器，却远远的落在了后边，往往是机器刮出了很多，而由于擦不出来，只好成堆的积放在那里不能涂漆。小组的人们将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这上面，互相之间展开了“看谁擦得快”竞赛，谢保国象从熔化炉里炼出的铜人一样，一天到晚总是穿着背心、褲头，满身汗水地蹲在机器旁边擦着。虽说他的计划成倍的上升，但他仍然感到不过瘾，总想着应该想办法再提高。于是他就根据往常在家擦铜脸盆、铁锅的经验，去到翻砂炉旁捡来些铁渣和碎末，然后弄些碎煤渣面一混合，用一块二尺长、二尺宽的破布一包，足足有十多斤重，提着来到了车间。同志们看到以后还以为他“发疯”了呢，惊奇地问：“保国，你在干啥呀？”他理直气壮地说：“擦机器！”

“这怎么行呢？”

“不信看！”他不服气地说着，就象洗刷地板一样，两只粗大有力的手，抱着铁末包就在机器上擦了起来，虽然有些人看了感到好笑，他却闷着头越干劲越大。

这样过了两天，謝保国的办法看起来倒也有些見效，工作提高近一倍，但他累得手疼腰疼，晚上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感到渾身都象有病一样乏困，馬师傅看到他这种猛干样，起初是高兴，后来就怜惜起来：“小謝，这样不行呀，身体能吃得消嗎？”

“我看也有点費力，可是不这样，机器老是擦不出来，怎么办呢？”謝保国漲紅着臉激动地說。

“你动一下脑筋，能不能找些别的办法？”馬师傅看着他为难的样子，提醒他。

晚上，桌子上的馬蹄表的时針已指向十点，謝保国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的睡不着：“机器擦不出来，不能涂漆，就不能投入生产……”脑子里想着擦机器的事，几天来无论是上班下班，吃飯走路，都在想着这件事。

“怎么办呢？”他着急地想着。忽然想起了飞轉的細紗机滾筒：“要是利用它轉，上面开些砂布来擦机器行不行？”脑子里胡乱想着，坚决地說了声：“管它行不行，先到木工間做个試試看。”一起床，披着衣服就往外走，妻子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行动給吓呆了：“黑更半夜的你去哪里呀？”

“到厂里有要紧事，你睡吧！”謝保国沒有多說話，一口气跑到厂里木工間，可是这里一个人也沒有，屋子里漆黑一团，他将电灯扭开，找了几块旧木板，拿着鋸、斧子干了起来。一直干到下两点，把木滾做好才回家去了。

当第二天早上木工間的人們一来上班时，却又看到謝保国在車間里赤着臂膀，汗水順着脖子直流。大家都怔住了：

“你在干啥呀？”

“学木匠，你們看我做的这个行不行？”他把臉上的汗

永一抹，兴奋地拿着做好的一个木滚让大家看。

闻信赶来的馬师傅，看着徒弟做成的木滚，称赞地说：

“行，可以装上試試。”但看着看着眉头却皱了起来：“我們哪里会有这样大的砂布往这上面安？”

“不要紧，我早就想好了！”謝保国一看师傅說自己搞的行，劲就来了，他把滚子一拿，就向食堂跑去，到了那里，用有主土不能吃的面粉打了半勺子浆糊，找了一块破布，用鉄渣和煤渣一混合，往布上抹了起来。他满怀信心地想：

“这一次，可粘好了，又省的又方便！”誰知放在外边被太阳一晒干，鉄渣象一盘散沙一样，从布上脱掉了下来，謝保国气得直躁脚。

“小謝，你怎么会想起这个法？”馬师傅看到他这个样子，也感到他有些太笨：“要知道这是面，粘性是不大的。”

“我想家里做鞋都是用它貼的鞋底，誰知竟这样，真是气人！”謝保国气的臉象熟透的柿子一样紅，恨不得将自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夜做的木滚，一脚給踢得粉碎才解悶。

“走，咱們去用胶水涂！”馬师傅象大人教小孩写字一样，領着徒弟就向皮繩間走去。

等胶水涂好做成砂布，用着非常方便时，謝保国悔恨地说：“唉，自己怎么不早去請教老师傅一下呢！”

“磨擦机”在师傅們的帮助下，经过几天三番五次試驗，終於試驗成功了。经过計算，可使工作效率提高八倍以上。人們都敬佩地說：“咱們的‘闖将’，可真是一員有智有勇的好汉。”

在“練兵”場上

事情发生在机动車間技术大練兵的日子里。

經過几天緊張的預賽，电气保養組里只剩下老将郑祥福師傅，人稱“小老虎”的快速檢修能手李长海和郑師傅亲手培养出来的徒弟刘全智三員健將了。他們誰能得小組冠軍，就要看今天下午決战的战果了。

下午，离比賽开始还有几分钟，聞訊前来觀摩学习的人已挤滿了一屋子。担任裁判員的楊技術員，看看表，滿臉笑容地說：“今天是一場冠軍賽，項目是拆裝馬達，就是看每个人把一台馬達从拆开、加油到裝好，用去的时间和操作質量……”这时，站在那里的郑師傅、李长海、刘全智，个个象等待出征的战士一样，一言不发的听着技術員的每一句話。

正式比賽時間到了，楊技術員把事先測定好的三台馬達分給郑師傅等三人，然后笑着說：“咱今天的比賽不怕偷看卷，是一人操作大家看，一个下了，另一个接着，并且可以吸取別人的經驗。好，現在由李长海第一个进行操作。”李长海应声走出，心情十分緊張，他慌东忙西的准备下工具，就拿起套筒扳手，弯着腰，眼睜得溜圆溜圆的望着馬達。这时只要裁判員一声令下，他就会以猛虎下山之势，疾速把馬達拆个七零八散。但是還沒等开始，郑師傅仔細看了下“小老虎”面前的工具問：“小李，工具准备齐了嗎？”

“嗯！”

“刀子呢？”

“小老虎”听罢，翻了一下眼前的一堆工具，忽地用右手往头上一拍道：“哎！真把人吓迷了！”接着连忙跑到工具

箱前把刀子找了出来。

“怎么样，有点慌吧？”郑师傅在一旁关心地安慰道：“要沉住气，不要太紧张了。”

“小老虎”感激地点了点头，立即投入了战斗。真是名不虛傳，“小老虎”竟以十九分鐘的時間，拆裝好了平常需用三十分鐘時間才能拆裝完的馬達。这时郑师傅兴奋地拍着“小老虎”的肩膀道：“你的动作真快！”“小老虎”一边擦着臉上的汗，一边頑皮地說：“可真把我吓坏了，要不是你呀郑师傅，我真不知要搞到啥时候呢？”

紧接着是刘全智操作。只見他把分給他那台馬達往木板上一放，查点了下工具，随着裁判員一声“开始！”他的一双手便象被万匹馬力带动起来的机器一样迅速地动作起来，四周的人們都被他紧紧地吸引住了，并不时发出称赞的声音。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过去，刘全智迅速地把馬達前盖拿下，可是，当他將馬達轉子拿出，要將后盖打开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打不开，这时汗水象流不完的泉水，順着脖子直往下流，他一急，拿起馬達就往木垛上磕。郑师傅一看，連連喊到：“不行，慢点！慢点！……”他的話還沒說完，只听“咣当”一声，馬達后盖掉下来了，馬達的“銅鈴”也随着掉了出来。刘全智一看，立时呆住了。郑师傅看着急得直搓手。

經過檢查，楊技術員和車間主任商量了一下，問郑师傅和李长海說：“这是馬達本身不好，小刘可再拆一台，你們的意見怎么样？”

“可以！”郑师傅和李长海高聲說。

“那叫我拆哪一台呀？”刘全智紅着臉說，“那边放的

都不如这三台。”

“这……”杨技术员有些为难了，他望望放在一旁的那些马达，摇摇头说：“是呀，那几台马达就是检修了恐怕质量也不会高。”

这时郑师傅忽然说：“这样吧，小刘用我这一台！”

“那你……”刘全智和杨技术员不约而同地望着郑师傅问。

“不要紧，”郑师傅爽朗地笑着说，“我随便找一台就行了。”

虽然刘全智再三推让，可是郑师傅坚持非让刘全智用他那台马达不可。刘全智深深被郑师傅的行为所感动，干起来格外有劲，结果十四分钟时间，就拆装完了那台马达，跑在“小老虎”头里。

该看郑师傅了，人们不由得纷纷议论起来：

“看老将的吧，速度准会超过徒弟！”

“郑师傅顶多用十二分钟！”

“我看还要少……”

可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郑师傅的速度别说比刘全智快了，连李长海也不如。装好后，他又翻来复去地检查了一遍，这样就花费了整整二十分钟时间。人们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弄不清郑师傅的速度为啥这样慢。刘全智更是不高兴，他埋怨着说：“我看他是根本不想跟咱比赛！”

但他把三个装好的马达一通电试验，刘全智和“小老虎”都惊得连话也说出来了。郑师傅拆装的马达，每分钟只消耗五十一瓩电，而他俩拆装的用电都在六十瓩以上，很明显，在质量上他俩都输了。

周圍“觀戰”的人們，這時都情不自禁地說：“啊！原來是這麼回事，真不愧是老將啊！”

但一個用的時間短，一個拆裝質量好，到底誰算冠軍呢，人們不由的把眼光集中到了楊技術員身上。楊技術員和車間的王書記、周主任商量了一下，然後向大家說：“我們開展技術練兵，就是要提高大家的技術，統一操作，劉全智用的時間短好，鄭師傅拆裝的質量優等更好，我們今後要注意速度，但更要注意質量。我們認為鄭師傅和劉全智都算能手，可同時參加全車間的比賽。”說着，他望了一下鄭師傅說：“到那時，就要再看你師徒倆的本事了！”

頓時屋裡响起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和爽朗的笑聲。

英雄苦戰記

開過會，已經是夜里九點鐘了。我剛跨進辦公室的門，黨總支張新太書記就興奮地對我說：“小沙，走！咱們到保養組去看看！”

“現在怎麼會有人，恐怕他們早到夢鄉去了！”我根據自己以往了解的情況這樣回答。

“走吧，他們是不會走的，這幾天大家總是干到十一、二點。”張書記滿有把握地說。

“他們在干啥呢？”我好奇地問。

“干啥，跃进唄！”張書記瞅着我笑笑說，我也沒有再問下去，就跟在他身後，匆匆地向電氣保養組走去。

一走進保養室，可真叫張書記說對了，燈光下十几個人正在緊張地勞動，錘頭的敲打聲、錐刀鏢零件的嘶啦嘶啦聲振奮人心，大家一看我們進來就更加活躍起來。

“怎么样了？郑师傅！”張書記兴奋地問生产組長郑福。

“四部机器全部好啦，明天就要向党委报喜了。”郑师傅滿臉堆笑地說着。

“小沙，他們可真行呀，利用九天的业余时间，制造出了四部机器，你看，这个馬达拆装机，就能提高工作效率近十倍……”

“啊，这真是件好事！”我以羡慕的心情，欣賞着眼前的这部大机器，看样子这个东西，吊車不象吊車，四四方方，上面安着那么多齿輪。

“小沙，这一下可解决了咱保养組的大問題了。”郑师傅高兴地說，看样子他对这部机器是很感兴趣的。

“这是誰造的呀？”我带着好奇心問。

“誰，大家一齐搞的。”郑师傅仍然是笑着說，当我問起这部机器的来源經過时，他就皺起眉头說：“櫻桃好吃树难栽，这部机器来的可真不容易……”

“車間里为了給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打响第一炮，元月份提出‘大干十五天，放出大卫星’的口号后，保全小組做出了包紗机，修机工段造出了土鉗床，可我們小組还是什么都没有，眼看着人家的創造发明，大家就象热鍋上的螞蟥一样着急。‘別的組能干，怎么我們組不能干！’每个人口里不說，心里却一直埋怨自己。于是，我們就召开了一次小組跃进会，在这个会上每个人都发了言，共产党员宋繼高說：‘我們要造机器，还是先圍繞着小組关键問題来造，象咱們拆装馬达，不能光拼力气，大家應該多想想办法……’

“的确这是个很重要的問題，我們保养組的任务，就是

維護全廠上萬只馬達能夠安全的運行。可是，一個馬達輕的幾十斤，重的幾百斤，每天小組要修幾十個。這樣整天拆來裝去都得人搞，發生不少人身事故。有一次，兩個同志用手抬一只馬達，一個人手一滑把馬達摔在地下，把另一個人的腳砸下了，送到了醫院里。在一九五八年技術革新中，也曾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到解決。今年提出要更大躍進，再用老辦法是不行了。又經過對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文件的学习，大家心裏就更亮堂了，對要求自動化的心就更迫切，所以，宋繼高提出小組實行自動化的建議，很快得到了全組的贊成。

“我作為小組領導，怎能落在大家後面，心裏想：要是馬達能夠自動拆裝，可就解決問題了。這時，我想起去年到西安學習經驗時，帶回來的抓馬達轉子螺絲杆，要是能夠變成電動的就好了。在小組會上，我就把個人的想法說了出來，大家一聽感到有門，就紛紛提出個人的制造辦法，可是，這個東西從來也沒見過什麼樣，可怎麼設計呢？最後大家說：一邊安一邊改，試驗不行就改，不要畫什麼圖了。我一想，這樣更切合實際，就在會上決定，大家一起來搞這部理想的機器。

“一件事想付倒容易，可做事一個個問題就象攔路虎一樣，都出現在面前了。首先遇到的就是沒有材料，到倉庫領吧，倉庫根本沒有這些東西，買也買不來，因為從來沒聽說過馬達拆裝機這個東西。於是大家就分頭去廢料堆里撿自己能用的零件，壞的就修，能配就配，象現在機器上安的齒輪，都是撿細紗机上損壞的中心齒輪，我們從廢料堆里撿到以後，齒的寬窄不合要求，就用鏢刀鏢：鐵管一根不夠長就再接一

根。这真是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看，这些用废料做的东西，上了油漆不是也挺好嗎！”郑师傅談到这里停了一下，可是还没等我問，这位健談的老师傅話匣子就又打开了：“材料問題这样解决了，可做的中間也真够困难了，因为头一次搞，不是这里不合适，就是那里出毛病，往往为了解决一个問題，全組的人圍繞在机器旁，一談就是一两个小时，象机器上拉馬达的小鉄板，接连拆了十几次。总的來說，这部机器是集体創造出来的，并不是哪个人的成績。說实在話，同志們为了赶快把这部机器制好，一上班就集中力量，来完成生产任务，剩下時間就連夜搞。大家心里想：虽然这几天連夜干一場，机器制成后，該节省多少劳力呀！的确，目前只要电門一按馬达的轉子，就会自动的拆下来装上去，再也不需要人来搬了。”郑师傅說着，臉上不时地露出笑容。

接着，郑师傅又給我談起了他們在完成馬达拆装机后，又接连創造了磨桩头机，提高工作效率十五倍，加油器提高工作效率十倍等等，我看着这些机器和創造这些事迹的英雄們，心里感到无限羡慕和敬佩。

赶 上 去

(一)

周主任手里拿着一根烟，叭嗒叭嗒一个劲的抽，低着头

来回踱着步子，好象坐在那里的李桂芳被他忘記了一样。

“周主任，到底行不行？要知道……”坐在那里的李桂芳不止一次的焦急地問着。

“我知道，我知道！”周主任的声音似乎是在責备着李桂芳：“我應該考慮的全面些，因为你不了解她們那里的情況，会碰釘子……”

“这些我都知道，不管情况怎么坏，我都不怕！”李桂芳忽地站起来，她那圓圓的胖臉，現在显得更紅，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好象她有战胜一切困难的魄力一样，坚决地说：“我再說一遍，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要去的！”

“你的决心是好的，可是你要知道，你們組是全省的模範組，要是你走了，她們会变成什么样呢？”

“她們一定会更好！”

“万一变坏了呢？”

“决不会！”李桂芳滿有把握地说，“大家的干劲都很大，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泄气！”

“但是你是个先进生产者，要是那边也搞不好，这边也垮了，不是两耽誤嗎？”周主任用眼瞅了她一下，看她那倔强样就又重复了一句，好象专门来探試她似地说：“要知道，你是劳模呀！”

“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我去帮助后进組。”李桂芳气得滿臉通紅，繼續說：“我不是为了当先进，而是为了搞好工作，不能眼看着别人落后！”

“那你到她們組，要怎么搞呢？”周主任象老师在考試小学生一样，想从她身上寻找出什么宝贝来。

“託她們趕上去！”李桂芳面臨着考驗，却一點也不胆怯，反而信心更大：“託她們月月都超額完成國家計劃！”

“要完不成呢？”

“不，一定會完成！”李桂芳不服氣地說，“都是兩隻手，只要別人能干出的事，她們一定也會干出來！”最後以征求的口吻說：“周主任，你應該相信我，相信她們會趕上去！”

周主任沉思了一下，又看了看她那種堅強的态度，臉上露出了笑容：“好吧，你明天就去吧！”

“怎么？你同意了！”李桂芳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拉住周主任的手直搖晃。

“同意了。”周主任點點頭。

“好！”李桂芳撒開手就往外跑，周主任追到門口叫住她說：“不要高興得太狠，聽說你們組的人思想不通，你還要作一番思想工作，不能讓她們有意見，影響工作。”

“好！”李桂芳應了一聲就急速地向廠外走去，周主任看着她那種神氣，自言自語地說：“這真是個好姑娘呀！”

(二)

李桂芳是個二十歲的姑娘，長得不高不低，中等身材，圓圓的臉，一雙大眼睛，顯得格外精神，從她那年輕、潑辣、勇敢的外貌上，人們可以看出她是個很倔強的姑娘。原來，她並不是生產組長，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細紗擋車工，只因去年車間展開“多面手”、“巧姑娘”學習中，僅僅幾個月的功夫，細紗机的檢修、性能、運行情況都熟悉的象自己十個指頭一樣運用自如，只要車上發生了什麼毛病，她

也能象生产组长一样，拿起工具叮叮噹噹将坏的地方给敲好，所以，人們都称赞她是个姑娘中的巧匠。后来小组的生产组长支援新厂调走，领导上就让她担任了这个职务，由于她领导的好，小组的生产计划月月、季季都能超额完成，給車間树立了一面紅旗。李桂芳本人在擋車时就是本厂的先进生产者，出席过省、市的劳模会。当上组长后，由于小组搞得很好，仍然保持着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也就是这，使她思想上又起了新的变化，她牢牢地記着参加劳模会时，领导上給她讲的話：“一人先进，一馬一枪，万人先进，万丈光芒！先进者身旁不应当有落后的，要把大家都带动起来，跃进浪潮，才会更大……”

“对！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要帮助别人赶上去！”她下定了决心，要去三工区，因为这个組無論搞什么竞赛都无济于事，生产计划天天完不成，每次車間評比，都是倒数第一。而李桂芳的小組，却与她們恰恰相反，是全車間的“火車头”小組，这样以来，李桂芳思想上就产生了要去这个組的想法，但几次要求，車間都不同意。这次，她一看車間掀起了高速化运动，車速加快、車上的活更不好做，眼看着三工区远远落后，影响着整个車間计划的完成，她再也忍不住了，就給車間主任爭吵起来，要求去她們小組工作。起初领导不同意，她三番五次的要求，費了很多口舌，才算批准。她一路上越想越高兴，脚步越走越快。

回到宿舍一看，李桂芳窘住了，姐妹們一个个坐在床上沒睡覺，一看見她回来，都一窩蜂似地把她圍了起来：

“桂芳姐，你真要走嗎？”

“桂芳姐，你不能离开我們呀！”